

# 司布真的榜样

许多人认为司布真是自使徒时代以来最有果效的布道家,这位十八世纪英国浸信会布道家在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话语中的基督上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力学习的伟大典范。

司布真于 1834 年出生在一个牧师世家。和提摩太一样他从婴孩时期起就熟习圣经,这位 19 世纪英国最出名的布道家,却是在 1850 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天早上,在听完一位不知其名的循道宗平信徒的讲道后归信基督的。从那个时候起,在神大能的拯救恩典中的喜乐,对唯有在基督里的完全白白的称义的切身体会,在他很快即将开始事奉生涯的方方面面留下了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司布真卓越的讲道能力和及其深广的圣经知识几乎马上就派上了用场。在他信主不到两年后,年仅 17 岁他就成为一个乡村小镇的浸信会牧师。1854 年他被邀请成为伦敦新园街浸信会堂牧师,很快会堂就容不下极多的听众,于是在 1859 年有建造了大都会会幕礼拜堂 (Metropolitan Tabernacle)。除少数因病使他不能登上讲坛的时候以外,直到 1891 年 6 月 7 日他讲完最后一篇道,他一直在其中布道事奉。第二年的一月他因病在法国南部的 Mentone 离世归主。在他 38 年在伦敦的事奉生涯中,教会新增了 14,692 名成员(司布真几乎和他们的每一个人亲自谈过话!),他还开设了一座牧师学院,帮助建立了伦敦浸信会协会,建立了一座孤儿院(人称之为司布真之家),和其他几十个慈善和宗教组织。大都会会幕礼拜堂在司布真的带领下成为伦敦和附近地区备受人敬仰的传播福音和进行慈善活动的中心。

司布真大张旗鼓委身于传福音的加尔文主义,他极力反对极端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尼亚派. 他也极力反对当时出现的贬低圣经权威的思潮,因此他掀起了当时很出名的“降格争论”,这到今天还对我们大有启迪。

然而司布真最为出名的是他被人称为“讲道之王”。他不仅每个星期向成千上万的人讲道(当时还没有麦克风和扩音机!),是整个英伦三岛上吸引会众最多的布道家,他付印的讲章(当时人称之为“便士讲坛”,因这些讲章需付钱购买),每周都有印行,每年集成一册,一直连续出版超过40年,是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布道印刷品。这些布道共有3,561篇,合成63卷,有一些卷册页数超过700页!有人称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大全”。许多传道人因着阅读这些讲章而开始投身讲道的事奉。F. B. Meyer说:“我说不尽它们对我的帮助有何等之大。我年轻的时候每星期都有阅读,它们让我把握福音,使我永远不会失去,给我树立了一种用有血有肉,清晰,有力的语言表达的目标典范,一直影响我的整个事奉生涯。”

司布真和加尔文不同,他不是连续解经的典范。事实上他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系列的讲道,他是专题讲道的优秀代表。他也不是严格按照上下文在语法上,历史背景上进行严谨解经的最佳代表,作为一位浸信派传道人,并非人人都完全接受他的神学观点。然而在完全根基于教义,充满圣经教训,高举耶稣基督,向听众读者无条件举荐主这个方面,司布真却是无出其右。很多神的工人极力推荐他们的同

工至少每周读一篇司布真的讲道，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很多人在读司布真讲道的时候，都被深深吸引，希望继续享受他讲道的丰盛筵席。有人这样评价司布真：“他对神之道和人心的需要有直观的认识，在他所有的宣讲中他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神介绍给人。”

人若看一眼司布真布道全索引(1855-1917) 就知道这位 19 世纪的英国布道家在讲道上是非常注重教义的宣讲。福音和教牧信息虽然占了大部分的位置，但是司布真从来不回避开，解释和应用圣经中的伟大教义主题。特别是早期事奉，当会众人数迅速增加的时候，司布真开宗明义直接宣讲神的教义。在 1856 年一年的时间里他布道的题目就包括《神的主权》，《神的全知》，《无可辩驳的公义》和《神话语的威严》。在他的事奉生涯中他讲了超过 150 篇特别讲论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的一些方面的布道。他从来不以他的加尔文主义信念为羞耻（后来宣称司布真为同一宗派的浸信派信徒真的应该感到羞耻才对！），司布真针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分别讲道，在其他的布道中也常常起来极力捍卫和宣讲这些真理。他的题目名为《拣选》和《拣选并不阻拦寻找灵魂》的布道多次重印，因为它们极好地阐述了传统加尔文主义的教导。很肯定司布真对当今认为教义是“干粮”，只适合在特别的圣经学习中教导，而不能在讲台上，更不能在星期天早上有外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宣讲的观点是不会认同的。司布真也不会认同基督徒生活比基督教教义更重要的肤浅的观点。他宣告说“那些丢弃基督教教义的人是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敌人。”

正是因为司布真忠心宣讲圣经教义,他的布道充满了能力。司布真在讲道中按点论述,每点用比喻,圣经和圣经以外的例子加以例证,用深邃却又自然的方式作为讲道的实际应用。听众几乎觉察不到他在讲道里加入的实际应用,几乎每次都成为讲道主题自然引申出来的部分,切合听众的生活实际。

司布真关于教义的讲道带着如此大的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他可以生动地把真理表达出来,而常人的宣讲常常只是冷冰冰的套路模式。在他关于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个真理的论述上表现得尤其真切。

“一位低头受苦,取了人的样式而死的神,他的每一声呻吟,每一阵阵痛头是如此充满果效,他的痛苦不必直到永远,他也不需要第二次死。他的尊严给这代赎增添了特别的能力,因此一位流血的救主可以为千千万万的罪人赎罪,我们救恩的元帅可以带领千万人进入荣耀。”(摘自《赎罪》,1864年发表)。

上述的例子在司布真的讲道还有很多,表明了正统的基督论和热情宣讲真拯救属罪人的救赎大工的结合。这和“基督有能力救赎所有人,但这救赎只对选民有效力”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它脱离了平凡的论述,变成生动的形象活在传道人和听众的脑海中。

除了这种生动表达,司布真还经常使用简明易懂的例子,让他的听众可以接受那原本可能是难明或艰深的真理。下面这个例子表明这位善于表达的大师是如何把许多传道人生硬表达或根本回避不谈的真理向他的会众说明的:

“我斗胆说，因着神无限的怜悯，他把罪人投下地狱。如果这句话听起来残酷，奇怪，我要回答，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罪恶，对这极大的罪恶的容忍就不是怜悯了。尽其所能抑制这可怕的毒害是最高层次的怜悯。我们的政府把所有监狱的大门打开，废除法官的职位，容许每一位窃贼和各样的罪犯不受惩罚，这远非是什么怜悯；不但不是怜悯，这还是残酷；对犯罪的人这可能是怜悯，但是对正直和守法的人来讲这就是不可容忍的枉法。神的怜悯本身要求要坚定镇压对他至高权威的无耻背叛，让人不可以自我夸口行恶不受惩罚。道义上的管治必须要求犯罪要受惩罚”（摘自《各人的罪归在耶稣身上》，发表于1870年4月10日）

从这里看到，通过由小到大的论证，司布真使用了大家都可以明白的比喻有效说明了他的教义观点。面对这个如此明显有力的例证人不得不服。

在我们今天教义的传讲备受忽视，传道人应该看看司布真是如何宣讲圣经的伟大教训的。大胆，生动，推理，举例说明，实际应用，这些都效力使出于他口中的教义，因着神的恩典，成为活生生的工具，使个人和整个聚会得到全然的改变。我们不应该只是抱怨听众缺乏热情，对教义没有兴趣，而是要以司布真为榜样，坚信抱着对真理的切慕和对人的爱，我们所宣讲的真理，在那道成肉身的真理所拯救和使之成圣的人当中必被聆听。

神的工人其中一样的职份就是“作传道的工夫”（提后 4：5），没有这个他的事奉就不完全。简单来说，这就是指如果不具体恳切把福音带给罪人，盼望罪人被带到基督面前接受他作他们的救主和主，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还没有完全。这个工作主要是由讲道来达成的，因为所传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的，见罗 1：16。

传讲福音，这就是要表明神无条件呼召罪人到他面前的心意。“你们一切乾渴的都当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赛 55：1，2）。传讲福音，就是要表明耶稣自己所作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我们应该带着像使徒一样的火热，放胆，真实，不受约束地宣讲，“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林后 5:20）。我们坚信的加尔文主义不应该妨碍我们热心宣扬白白赐给罪人的福音；我们相信神拣选，使用他的话语行拯救的工作，这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伟大动力。

然而使我们蒙羞的是，在当今改革宗的讲坛上这种传福音的热切实在少见。不传福音的灵令一些教会正统的牧师一周复一周只是“向唱诗班讲道”。还有一些例子，对人为操纵性的传福音方法的抵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很少，甚至没有福音的传讲。还有一些情形，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僵硬气氛令人对传福音的负担心生冷淡。在大多数情形下，好工人在传讲福音方面还有所欠缺，因为他们缺少按照神的话语，用合乎正统信仰方式传讲福音的好榜样。

司布真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今天思考运用。人称为“讲道之王”的司布真总是“传福音讲道之王”，司布真的讲道在教义方面无出其右,常常有可称为浓缩神学的段落语句,他也从来不忽略有针对性，面对个人，充满热情的呼吁，要求他的听众单单信靠基督耶稣得拯救。

即使是阅读司布真的布道稿也可以令人觉察到他恳求当时在场听众的那一份热心和迫切之情。他使用任何公义的动机，毫不犹豫，丝毫不羞愧地向他的听众强调生和死，天堂和地狱，永远的祝福和永远的受苦的问题。留心他在1867年所宣讲的一篇名为《生命水》的布道的结尾部分，看他是如何刺透人心生动传讲福音的。也请留意他是如何与他的会众感同身受，同时又从来不放弃用第二人称向那些在场的人带头宣讲神的话语的:

“愿神使这里没有拖延，免得我们耽搁直到永世，那时没有赦免。愿我们现在就拥有基督。我们可能活不到能看见明天的太阳，纵然日头依旧一夜幕降临,可能今晚的光线还没有消失，我们生命就完结了。我们和死亡靠得多么近，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思考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坟墓边缘,我们却玩乐欢笑，仿佛我们生命有欠与我们!你们大多数人忘却了死亡。墓地远离城市,但你们仍不可忘记，因



为灵柩可怕地常常来往,敲响的教堂大钟没有生锈,“尘归尘,土归土,灰归灰”这句话对我们一些人来讲依然熟悉。死亡很快就会轮到你。你也要寿终正寝,去见你祖宗的神;求神使你可以站立在他面前。我不知道这番话可以特别打动谁,但我亲爱的朋友,它可能会打动你。我看到你们一些人穿着丧服,你们要往墓地去为其他人致哀:很快其他人就要为你穿上这丧服,现在熟悉你的这个地方将要永远忘记你。哦!因着生命的脆弱,主人的临近,死亡的确定,我求你做这样的祷告,‘主,把你的恩典赐给我。’求主帮助你这样祷告。阿门。”

和落入阿民念主义圈套的福音派传道人不同,司布真很清楚只有神满有主权的恩典才能真正使人相信基督。然而与此同时,他利用全套的动机呼召人作决定,比如,无可回避的死亡,生命的短暂无常,基督的再来。这和那劝告那肉身和属灵儿女的父亲何等相象,“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 27:1);这和那宣告“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的使徒时代传道人的榜样何其一致。今天反对人的意志的错误观点的改革宗神的工人应该自问,在抛弃亚米尼亚主义这盆脏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合乎圣经的规劝失丧之人的紧迫感也一同泼掉了呢。很明显司布真不是这样!

司布真在每一篇讲道中,到了某个地方都要向人发出接受福音的呼召。象一场强烈风暴中不时闪过的闪电,司布真在他强有力的布

道中向没有信主和没有决志归向基督和福音的人作出呼吁:有时候在开头部分,不时在他讲的信息的各个要点中,经常在结尾处。他尽力避免在同一地方用同样的方式作福音呼吁。象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一样他花费心思撒网,总是期待有所收获。按着他自己所说的,“向神真诚的爱和对人热切的爱是呼求人信主之人的重要条件,”司布真的呼吁带着温柔的热切之情,他尽心尽性尽力把神的怜悯传给他的会众。在按照罗马书 2:4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所作的一篇题为《真诚的呼求》的讲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位为神向罪人呼求,然后和罪人一道向神呼求的传道人的风范:

“哦傲慢的人啊,我向你呼求,是何等疲惫,但我还没有疲惫不堪! 尽管我常常向你呼求却没有果效,我要再一次代基督向你说话—为你的罪悔改,定睛看你的救主,按他所定的方式向他承认你的信心。我确信若是为一条狗的性命向你们当中一些人求情,老早我就可以劝服你们了。你岂不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吗? 哦,你们是何等奇怪被冲昏了头脑—一人不愿自己得救;而是愚蠢,疯狂地抵挡带领他们悔改的神的怜悯。亲爱的人,远神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没有人会蔑视他的良善和忍耐。”

我们宣讲时把会众整体上看成是“圣徒”,我们在讲台上可能不愿意使用诸如“哦傲慢的人啊”这样的称谓作个人化的劝告,但请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对加拉太人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

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加 4:19),对歌林多人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林后 13:5)。司布真把他的会众看成是罪人和圣徒的混合体,我们不要犯错,把会众看作“理所当然重生”之人的集体。神用恳切的心向他的民呼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结 18:31, 32)同样,司布真也有一颗这样的心。愿神把这样的热情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批评其他人的心,而为自己的冷淡找借口。

司布真从来不会因坚守加尔文主义而阻碍传福音的工作。他常常批评那些持守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基督徒的错误立场。

“基督是不是看着耶路撒冷说,‘我相信这个城市是被神放弃的,预定要毁灭的’,然后漠不关心地走自己的路?不,他不是这样。他相信预定,但这个真理从来没有使他的心变得冰冷。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说道,‘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基督为罪人哭泣

我们的脸庞岂可无泪”

这位伟大的英国加尔文主义浸信派牧师是被他的主灵充满的。主一方面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 6:44),同时他也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

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全面宣讲神在拯救上的主权和福音呼召的白白赐予，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传道的标志。所有的宣告都应带着像我们的救主一般的满有爱心的热切之情。因为神的工人在话语，行为和灵里是分别为圣，代表罪人的伟大救主的（参林后 5：20）。

即使是某些人宣称的那些拦阻传福音热情的加尔文主义教义，也被司布真在讲道里当作攻击不信的强有力属灵武器加以使用。如果那些崇拜司布真的阿民念主义者听到他们这位传福音的模范是这样抨击普世救赎论，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许多神学家说当基督死去的时候他成就了某些事情，使神可以成为公义，却又可以叫罪人称义。这某些事情是什么，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相信赎罪是为所有人的成就的，但他们的赎罪只是仅此而已。他们相信犹大和彼得一样得到赎罪，他们相信在地狱里被定罪的人和天堂里得救的人一样都是耶稣基督满足神公义的对象。尽管他们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可以合理推论出来，他们说，就众人而言，基督是徒然而死的，因为他为所有人死了；然而他们的死是如此没有果效，尽管他们为他们而死，他们后来还是被定罪了。对这样的赎罪我是蔑视的——我对此是拒绝的。”

然而“有限救赎”的教义对司布真来说却是攻击“怀疑堡垒”和罗马天主教搅扰的重磅炸弹：

“我的弟兄们，我们拥有普世救赎在宣告和善意提供救赎方面的优势，因为没有人相信耶稣却不被基督拯救的；但赎罪有比这个更大

的优势，就是说，那些相信的人是被这赎罪所拯救，他们知道基督为他们做了一个如此的赎罪，他们如果再因着罪被惩罚，这就不仅仅是对怜悯的侵犯，同样也是对公义的侵犯。”

在这方面，以及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方面，司布真长年累月如此地忠心宣讲，以致在他的讲道里教义很自然就和对罪人的拯救息息相关。这就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布道家，司布真能力的奥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布道不仅是传道人的典范，还是普通读者丰富的属灵粮食。人读了司布真的讲道后无一不看到他对来到世上拯救罪人的耶稣基督所作的新鲜，生动，真诚和感动人心的介绍。单单是这个原因，司布真的讲道已经成为我们无价的宝藏。我们的讲道常常是何等贫血苍白，因为它们患上了一种基督缺乏症。阅读司布真的讲道会给你的事奉加入新鲜血液的！

在另外两个重要方面司布真向我们所有这些每周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提出了挑战：

第一，他避免一切形式的“准备主义”，比如，认为还没有相信的人在基督的恩典拯救之前必须要做一些事，成为某种人。司布真马上呼召罪人按着他们的本象转向基督(不要和叫人走向台前混淆了!)。和许多传道人口中所出的晦涩难懂的信息相比，司布真和以赛亚书 55 章风格相似的讲道是何等令人耳目一新：

“我对你们讲，耶稣基督就好像大街拐角上树立的伟大的流水喷泉，他邀请每一位干渴的人前来喝。你不需要停下来，‘我口渴够

严重吗? 我污秽够厉害吗?’ ... 按着你的本象来! 按着你的本象来! 任何的使自己合适都是形式主义, 任何的准备都是谎言; 任何预备基督的到来都是走错方向。你以为在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只是让你自己变得更糟而已.... 按着你的本象来! 如果你是地狱里最污秽的人, 信靠基督, 这信靠将令你变为洁净。这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 然而让你明白这点却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这是如此困难, 所有传道的布道家都不能让一个人相信基督。尽管我们尽力讲得明白, 向你恳求, 你只会走开说, ‘这好的让人难以置信!’ 或者你藐视这一切, 因为它是如此简单; 福音和基督一样被人蔑视拒绝, 因为它没有你所希望看到的形式, 合宜和美丽。”

如果我们让人明白基督是生命水, 邀请人白白地前来喝这水, 而不在这泉源跟前部下守兵, 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将会得到何等的复兴!

第二, 司布真真诚相信由发自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劝人信靠福音的呼吁, 对罪人得拯救是有效的。他用值得我们学习的幽默(这正是读司布真的许多作品给人带来如此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布真对那种对拯救丧失灵魂不抱热情的讲道作出了抨击: “有一些布道, 除非神使用雪和冰让麦子成熟, 用雾和云照亮世界, 否则他在这些布道里是不能救人灵魂的。连讲道的人自己显然都不相信这些布道可以让任何人归正! 如果有一百几十人相信了, 没有人会比传道人本身更惊奇的了....”

确实和那些当传道在让丧失之人悔改方面没有果效, 就陷入如禁

欲主义一般的灰心丧气的人不同，司布真是无限量追求人在他的事奉下被带来归向基督。他告诉在他开办的牧师学院里接受事奉培训的人说，“我们一定要确信人从神那里重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该像拉结一样哭喊：‘给我孩子，否则我就要死了。’... 和平的使者不可停止痛哭，直到看到罪人为自己的罪哭泣为止。”

当我们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事奉对身边失丧的灵魂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与其马上改用最新的传福音程式，或“以慕道友为本”的方法去和人打交道，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心，然后恳求神赐下有司布真为典范的热情。他传福音的方法当然不是完美的，然而却是最贴近圣经要求的方法之一。和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希望司布真的丰富榜样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对圣徒和罪人的服事工作。

“能把耳朵变成眼睛的人就是最好的演说家”，这句古老的阿拉伯格言给所有的讲者，特别是那些蒙呼召去宣讲永生和平的福音的讲者提出了智慧的忠告。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演说大师他自己，他用野地里的美丽的百合花，羽毛美丽的小鸟来例证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完全看顾。在他完全的口中，寡妇的小钱成为了让人难忘的关于奉献的教训，我们头上的头发（无论多少！）成了无声的老师，教导神的主权。

大多数的改革宗传道人喜欢自己从保罗神学的表达，教义的形成，系统教义概念的用词（这些都不可轻看）中吸收营养，喂养他人，我们决不能忘记对圣经的传讲的主食还包括了明喻，暗喻，例证和其他想象表达方式的这些碳水化合物，淀粉，脂油，是这些真正“把耳朵

变为眼睛”。没有翻过的饼(何 7:8)，使人呕吐的不冷不热的水(启 3:16) 比冗长的关于灵性妥协的讨论传达得更多。生产的痛苦(加 4:19, 罗 8:22) 说出了其他话语讲不出来的，关于传道人为会众的重生，大地盼望从咒诅中解脱出来的事实。从圣经的模式，最伟大的讲道人耶稣基督，和教会历史上传道人最好的榜样，我们今天的传道人确实要学习怎样“把耳朵变为眼睛”。

在这方面司布真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司布真从历史(教会历史和俗世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神话，科学的发展，时事吸取资料，不断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位大师，能把他极大的聚会的耳朵变为眼睛，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牧师如此热情相信和传讲的真理。阅读司布真的讲道稿，就好像走进一间间放满精致的家具和装饰的房间，但和如此多的有相似，甚至更好的内容的改革宗布道相比，司布真的房间用了分布在整个空间的大大小的窗户来加以照明，属灵的光照可以进来。藉此，人们可以在司布真的讲道的每一个方面真正看到恩典的真理，感受到福音的温暖，经历到基督医治的果效，和那公义的日头(玛 4:2)。这就是司布真的讲道在当时成功，大有影响，以及在发表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依然流传的“秘诀”。和他的主人一样，司布真的讲话使得“众人都喜欢听他”(可 12:37)。在我们传道如此薄弱的这个方面，我们确实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帮助。

打开司布真布道或演讲的宝盒，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如切割完美的珠宝般的比喻。对治死罪，和由此而来的生命的益处的呼吁，比如罗



8:13，变成了：“当这位亚干被用石头掷死，咒诅之物被挪开，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安慰要立刻流入你的心中。” 关于因着人的不信，这个世代的罪恶而时刻存在的对传福音失去信心，他用这样的方法加以批评：“如果有人对我讲，‘现今的日子比过去的更黑暗’，我该记得太阳还是一样。也许我的朋友最近没有抹他的窗户；或者他没有拉起他的百叶窗；这就是他以为光线更少的原因。很有可能你是落入了本不应该落入的黑暗里。黑暗可能是在眼睛里的，而不是在天上。也许我可以建议稍微看看自己，你就可能看到为什么你以前的祝福已经消失了？”（如此使用这样的比喻，而不是使用言语的伤害来要求作自我反省，这是何等有吸引力!），关于在当代不信的风潮中圣经真理的不变，他是这样说的：“真理美丽的使女不像耶洗别一样去跟随各样哲学的潮流，涂抹她的脸旦，扎起她的头发；她满足于自己天生的美丽，照着她自己，是昨日，今日和永远都不变的。”

如此言语的图画如同乡间美丽的野花一样到处都是。“全世界只是他全能的砧板上所冒出来的火花。” “恩典是光，我们的爱心是胶卷，耶稣是充满我们的心的镜头的人，很快就照出一张他的品格的属天的照片。” “福音的火花落入你的心，好像落入海洋，被永远熄灭。” “有许多书装订得十分漂亮，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伴随着它们的是不断让人回想的语句，它们本身就是布道：“只要你抢夺对神的顺服，罪将要夺走你的安慰。” “恩典是荣耀的黎明。” “君王桌上的美食很少会落入不信的盘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有说得极好的比喻，不是因着贴近生活，就是因为思想有深度，而带出它们的意思。“被忽略的责任就像你鞋子里的一块小石头。”“我认识的一些人将好像旅馆，外面有一个天使作招牌，但他们里面是魔鬼的掌柜，”还有（我最喜爱的之一!）：“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罪是慢性的——就像北极熊，只有坐在冰上才会自在。”留意你的耳朵是怎样变成眼睛的！幽默也被圣洁化，为这位传道人服务。他从来不超越恰当的界限，但人几乎可以想象司布真眼中的闪光（他是喜欢大笑的!），他带着爱心，使人难忘地讲论一些传道人同僚，而会众是太尊敬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的，“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讲某位传道人，他事奉的恩赐不会比一只牡蛎要多。依我看这可是对牡蛎的诬蔑，因为这可敬的双壳动物在开口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分辨，他也晓得什么时候闭嘴。”像他那使用酵，种子，小孩还说明问题的主人一样，司布真引用牡蛎，北极熊和小石头为例子。你在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司布真“使耳朵变为眼睛”的技巧在他照亮基督工作的口述描写上彰显得最为清楚。下面是“基督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的神学，因着使用不同的圣经材料，交织着拟人化，动作，悬念，明喻和暗喻，而变得栩栩如生的例子：

“最后地狱聚集它一切的大军的时候到了，为我们代罪的基督，必须要顺服到极尽的时候也到了；他必须要顺服，以至于死。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替罪的；他现在会抛弃他替罪的品性吗？他现在会弃绝我们的责任，宣告我们要为自己负责吗？他不会！他承担了，他必须

要完成。汗如血滴，但他却不因死亡的攻击而闪避。手脚受伤，他依然坚守他的阵地，尽管为了顺服的缘故，他低下头死去，然而在这死亡里他杀灭了死亡，用脚踏着龙的颈项，压碎了古蛇的头，把我们的敌人击破得粉碎，就好像打谷场上的尘土一样。”

人一定会惊奇，如果我们的传道充满了引用自圣经内容的“基督的画面”，人们还会不会如此饥渴追求不从圣经而出的（不合圣经的）“基督的画面”。当然这一切是要花功夫的。即使司布真有惊人的记忆力，要为讲坛上预备这样的项目，也不是不必做很多广泛和特别的预备的。然而这样的预备是我们传道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劳苦做这样的工作，有信心神会使用它，把我们那常常是难懂，僵硬的布道变为明亮，透彻的对神活生生的话语的宣告。要花注意力留心那数不过来的可以把你的布道课变为例证的事物。学习其他传道人（好像司布真）是如何做榜样的。

操练自己，在一切场合使用明喻，暗喻，形象，使那即使是平常的谈话也闪烁发光。审查你布道的主线，思想要“把耳朵变为眼睛”。然后上讲台，撇弃那以为只要有好的教义的堆砌就可以使布道成事的念头。让人们看到你的教义，呼吸到你的教训，品尝到你有幸宣告的基督的事情，感受到关于罪和圣洁，战争与和平，地狱和天堂的真理，甚至闻到福音的香气（林后 2:14）。你和你蒙呼召去服事的会众要立刻感受到有所不同！

愿这一系列关于“司布真的榜样”的文章可以吸引你更多阅读

这位讲坛大师的作品，他是“死了依然说话”。愿这些作品，特别帮助你成为真理的传道人，使你用打扮得体的布道装饰恩典的福音，来达至使失丧的人归信，使圣徒得到造就的目标。